

《瑜伽師地論》 第七十七講



陳雁姿博士講授

標題：卷十五之〈本地分中聞所成地第十之三〉

我們上一節課開始講那個屬於叫做「增八」的法門，這樣即是佛教的教法裡面與「八」有關的那些佛學的概念。其中最重要的，與「八」有關的當然是「八正道」了，這個大家都熟悉了。另外就是八種聖人，就是「四向」、「四果」，現在我們看第四項的方面。

第四項就講及到有關「勤力」，這個「勤」與「懈怠」，「所依處」、所出現的地方，這個就是「勤怠依處」的一些分別。他說，「又依四處」，即四個方面，這四方面可以分「八時」的，可以「趣入（這個）懈怠」，「懈怠」即是懶惰，「不發精勤（進）」，不能夠發起精進力，「懈怠」就是那些應該做的，我們拖延不去做，不應該做的，亦都沒有快快趣趣（加緊）將它改善，這些都叫做「懈怠」。「當知如是補特伽羅」，即是這些人，是屬於我們將他歸類為什麼？就是「懈怠」那一類人，相對來講就是一些「精進類」了。

其實世界上凡是懶惰都很難有成就的，不單只是學佛方面。就算是世間的其他事務都是需要勤奮的。這就是佛教所看的，有眾生是可以將他歸為「懈怠」那一類。如果他是「懈怠」那一類，即是他不屬於精進那一類，所以是「非精進類」。但是惰性、「懈怠」這種情況其實大部分眾生都有的，每一個人都是可以懶就懶，這個就是我們眾生的一種習性。

至於那「四處」是哪四處呢？第一就是「乞食處」；依這個「乞食處」；所以這裡其實主要是講出家人，因為我們普通居士；或者普通世俗人不是乞食的，出家修道的人就是要乞食的。「(2)依所作處」；就是應該要做事或者出力的地方，就叫做「所作處」，「遊行處」亦然，這裡很明顯也是講出家人，「遊行」的意思就是要四

處去遊歷、行化，去做教化的工作的，這裏它們印度就有個習俗，因為他們有雨季，凡是雨季的時候，他們就不去遊行的。就會有所謂「結夏安居」，安居之後，即是雨季完結之後再開始遊行，是一種教化的任務或者工作，這是「遊行處」，所以很明顯不是我們普通人要做的。「4) 依界不平等處」；這個「界」就是指身體方面的一些狀況是不平衡，而構成身體有病，所以我們叫做「界不平等」，「界」就主要講四大，四大不平衡的狀況就會出現病了。

所以這裏就有所謂「四處」，「四處」就講了這四方面，而「四處」就有「八時差別」，「差別」就是有個分別了，如果是第一的「乞食處」，如果是「多食精美，身（就會）沈重時」，「沈重時」、「身沈重時」，這就是講，什麼情況之下出現這個懈怠，如果食物講求很精緻；或者食得很過量，這就會導致我們的身體有一種沉重負累的感覺，在這種身體是有種沉重的時候，通常就會闔眼瞓（打瞌睡），就不會精勤做事，就好像我們吃飽、或吃太多之後，通常就不願動，這是身體沉重的時候。

或者是「(2) 少食羸惡」，即是那些東西不好吃，不好吃就會導致不吃或者是偏食，這樣就會形成「身劣頓時」，「劣頓」的時候即是身體不夠精神，因營養不夠，就變成沒有精神，沒有精神就更加不想活動，或者不想做事，所以這個「時」就是在乞食時會出現兩種情況，「沉重」或者「劣頓」的時候，這是會構成我們懈怠的一些因素來的。第三就是屬於「依所作處」，「所作處」就是「將欲所作」，當有些事應該要做的時候，卻「護惜力時」，「護惜力」即是不盡力，可以偷懶就偷懶，這個就是「護惜力時」的情況。

或者「(4) 已有所作」，已經做一些事，但是身體感覺疲倦，也會在這個疲倦的狀況之下不能夠再做，這就是「惜力時」與「疲倦時」。這是根據這個「所作處」而出現的兩種狀況。第五以及第六就根據這個「遊行時」，「依遊行時」就「將欲遊行」，也是「護惜力時」了，也是不願長途跋涉去做遊化的工作而有所保留，這樣就是「惜力時」。或者「已涉長途」，已經走了很遠了，因行走了很遠而身體疲倦，疲倦也是不想動，所以在「遊行處」就有兩個情況。第七與第八是根據「界不平等處」

而出現的，就是「正為病苦所纏擾」的時候，「正」即現在，現在、正在被那些病痛影響的時候，這時身體就不能夠做正常的工作了。第八就是「所病已愈……」，「已愈」即是已經痊癒了，病已經痊癒，但「恐更發時」，即是還要休養，或者擔心病再發作，這都是構成他不肯做的一個原因。

這裡講了「四處、八時」就是形成我們懈怠的因素。有些因素是應該休息的，是嗎？譬如已經做了很久，你的身體應該適當休息；或者你真是病了，也應該休息，這些都不應該完全是屬於懈怠，不過如果是借這些作為一個藉口，令自己不做，這個就會是「懈怠」了。「此懈怠類補特伽羅」，即如果是屬於「懈怠」類形態的眾生，「乃至未遇懈怠所依」，「懈怠所依」就是剛才講的「四依」的情況，他只是「少似精進」而已，即是略略稍為表現得勤力，「若得遇已」，即是遇到這些「懈怠所依」的因素的時候，就「速發懈怠」，即是加快或者加強這種懈怠的表現，如果他是這個情況，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是屬於這個懈怠類了，懈怠的種類。

這個其實最緊要就是檢查自己，自己是不是屬於這種人，如果是的，就要自己留意怎樣去避免，就不要少少事就作為一個藉口，而令自己不精進，因為人生是有限，時間很有限，你再拖一拖就很多事情都做不成了，又浪費了一世的時間。這樣就是懈怠。而「與此相違」，「相違」即是與它相反，「亦依四處」，也是那四方面，四方面又劃分「八時」，「於八時中，」他都能夠「發勤精進」，即是即使出現這些情況，他仍然勇猛精進，「當知如是補特伽羅能伏」，「伏」即能夠克服，能夠調伏自己的內心，本來我們的習性就是懈怠的，但是他能夠調伏這方面。他能夠「（調）伏懈怠」與「勤精進類」，屬於「勤精進類」，雖然遇到這些「懈怠所依」，這些環境，就算在這些情況之下，一般人是不肯做的，但是他都能夠「發勤精進」，遇到都仍然「能（夠）發勤精進，何況不遇」？「不遇」他都是會繼續努力的，自動、自發不斷努力，這些我們稱之為「勤精進類」。

這樣我們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少少問題？稍為有一些不妥就即刻不肯做？諸如此類。這些最主要是看自己，不是看別人，但是也可以觀察到一些人，很多人其實都是

懈怠多的，精進類比較少，但是這些可以改進的，即是自己了解什麼情況之下會出現這些問題？自己盡量去調教自己的內心的那些習性，這樣應該可以改善的。這是八方面，所以是「八法」。第五就是在人天趣裡面建立那些眾生的類別，這些類別就叫做「八福生處」，即是與「八」有關，「又有八種正願所攝（的）可愛生因」，「正願所攝」，即是一般人都是會心意上是想這樣的，而這些「正願」所包括的，就是一些屬於「可愛生」，可愛的人生，可愛的人生即是幸福的快樂的人生的那些因素，是一些善生的趣別來的，是「能令於諸欲中……」，因為何解我們說這些屬於可愛？即是一般人鍾意的？是因為五欲境那種快樂是「增上生」，「增上生」是一種殊勝的或者強烈的，即是那種快樂或者幸福的程度是比較高的，這個我們叫做「增上生」。

但是求「增上生」而「不求永離一切欲者」，即是說，這些是世俗人，不是求解脫者、求離欲者，這樣就「當生八種可愛生處」，「可愛」即是一般人鍾意的，鍾意那個出生的環境。這八個的第一就是，「願人中卑惡種類」，即是說生而為人的方面，如果他是「卑惡種類」，即是人中不是很好的，但是都是生而為人都算是好了，這些能夠生而為人，他都有「修小施、戒二福業事」。「修小施、（小）戒」，即是他不是所有的施、戒都做，只是做部分，雖然只做部分，由於有這些善因，他都可以生在一些人中普通的類別，我們叫做「卑惡」。不是尊貴的類別，這種是屬於人中的普通人。第二就是「如是願樂人中尊貴種類」，所以「尊貴種類」與「卑惡種類」是相對性的，尊貴的就是屬於譬如國王、富貴的人或者是那些大臣，諸如此類，就是以前是這樣區分，叫做「尊貴（的）種類」。

即是社會地位會受人尊崇的，他們一般都會享受的福利比較多一些；或者權利多一些，這些就屬於尊貴的種類，這些人間兩種。總之生而為人都是屬於「可愛生處」了。跟住就是屬於天界的，天界就是「四大王天」，即是「四大王眾天」，即是四大天王，以及四大天王所屬的那些民眾，這是天界的眾生，最低一層的。第二層就是「三十三天」，即是「忉利天」，第三就是「夜摩天」，第四是「睹史多天」；或者叫做「兜率天」；第五就是「樂化天」，這裏叫做「樂變化天」，第六就是「他化自在天」。這裏就是由四天王天開始，一路去到「他化自在天」，我們一般叫做「六欲

天」，即是欲界裡面的六個天那個區域，最高是「他化自在天」的。但是屬於天趣的眾生不只是欲界的，還有色界、無色界，所以天趣，三界都有天趣的眾生。

但是人，人只是屬於欲界的，不是屬於色界、無色界，其他的五趣都只是屬於欲界，不是屬於色界、無色界，所以當我們講三界眾生的時候，其實三界都有的，是天趣，天趣眾生三界都有的。如果是生而為天的眾生，就好像我們世俗人所謂「天堂」的觀念，他們的享受很好，差不多從心所欲，整天掛著玩，也有很多東西玩，很享受。這些就是我們一般人、大部分人的心願都是想這樣，享福、享樂這些。他們怎樣得到生天？也是修「戒、施」這些福業事，在戒方面，人、天的差別最主要就是人修五戒，天就主要是十善，施方面也是，布施方面，天界眾生的布施所做的善業應該是大過人間，所以他會得到這些快樂的福報。

所以這裡是人間兩處；天上有六處，所以合起來就有所謂「八種可愛生處」，或者我們叫做「八福生處」，即是有福的地方。其實它都是眾生的一種分法來的。第六就是顯示那個、也是講這個「可愛生」方面的八個種類，八個種類它們的劃分有少少不同，大致上差不多。我們看看，第一種就是「四因緣故，於人趣中，建立（這個）如來四眾」；即是屬於佛弟子，「如來四眾」，人趣裡面有四因緣。第二類就是「三因緣故，於天趣中，建立（如來的）四眾」，跟住下面就開始講這個人趣的四個因緣了。第一個因就是「最增上故」，第一個是成為「如來四眾」中，最增上的、在人間最增上就是國王，國王，例如刹帝利（kṣatriya），王族這些，就叫做「最增上」，大家可以看看第12註解那裡，最增上就是國王刹帝利；第二就是所謂「世間共許」的「福田」，「共許福田」就是指婆羅門，婆羅門是有修養的，他們是修梵行的，「梵行」即是修清淨行，所以他們可以為眾生祈福等等，祭祀、祈福，所以眾生就視他們為「福田」的地方，即是布施給他會得福的，這就是「共許為福田」。

第三就是「受用資具（財）不由他故」，「受用資具（財）不由他」就是指那些長者，佛經常常講「長者」，其實是指那些富翁、企業家，他們有很多的財富，不需要借助他人的，他們自己擁有很多的財富任由他們使用，這些也是這樣。還有一種就

是「棄捨一切世資財故」，世間的一切，世間的一切財富、財產，他會「棄捨」，身無長物，這種「沙門」，出家人，我們叫「沙門」做「捨家的人」，捨棄家庭，捨棄家庭包括捨棄他所擁有世間的那些資產，所有資產他都可以放棄的，他不會將心關注在這方面，除了資產之外，他世俗上的關係亦都會斬斷了，就是一般的人際關係、人倫的關係都會斷的，這就是「棄捨一切世資財」。

這裏就是「如來四眾」如果是在人趣方面，就有這四種，如來的四眾的弟子。「由此四緣」，四種作為這個人間如來弟子的一些條件，所以「於人趣中建立四眾」，至於跟住到一、二、三，下面一、二、三，就到天趣的三眾、那四眾了，「(1) 依地邊際故」，他說，「由此三緣，於天趣中建立四眾」，「三緣」的第一個就是「依地邊際」的一個條件，這個條件特別是指「四天王天」，以及那個「三十三天」，這是「依地（的）邊際」，「地邊際」就是講，這些天界眾生在一個所謂須彌山（Sumeru）的山腰，以及山頂那裏，是建立他們的屬國以及宮殿的，所以他們是「依地」而建立他們的國土，至於「三十三天」（trāyastriṃśa）以上，即是「夜摩天」（Yāmadevāḥ/Yāma）一路去到「他化自在天」（paranirmita-vaśa-vartin），這就是欲界的「邊際」，即是欲界的最頂，特別是指「他化自在天」，即是最高的、欲界天最高的那個天界，就屬於欲界之頂，欲界之頂我們叫做「邊際」，它包括了「夜摩天」這些，這些天界無須「依地」而建立它們的屬國，它是依空間，在空間就可以建立他們的宮殿了，即是他們的宮殿無需建立在平穩的地上去建立，虛空都可以建立的，這個就是天界的「欲界邊際」，欲界天的最高。

跟住就到「語行邊際」，「語行」即是在思惟、說話方面，它是已經去到這裏為止了，再過就不是用語言來溝通了，用其他方式來溝通，大部分是用光那些來溝通的。這樣就指梵、梵天的方面，就初禪的梵眾天，梵輔天、梵天這些，這些界域就是語言最終極的地方，去到初禪的地方還有語言的運用，再過就沒有了。所以這個叫做「語行（的）邊際」，就是說話、語言這種活動到這裏為止，這樣就謂之叫做「語行（的）邊際」。「由此三緣於天趣中建立四眾」，這裏講天趣，這個「天趣」包括什麼？欲界的天趣與色界的天趣，不過色界天趣只是去到初禪而已。「建立如來四

眾」，這裡的「如來四眾」是人間有「四眾」；天趣有「四眾」，所以就構成所謂「八眾」，八眾裡面有些是四種條件；有些是三種條件去劃分，至於這個去到梵界，梵天那裏形成這個「如來四眾」，因為佛經經常會講，一個佛、每一個佛都有他教化的區域，他們大家就不會重疊的，即是他教一個地方，其他的如來又有另外的教法，即是大家分工，如來教化就是有所謂一個「三千大千世界」是他的教化區來的。

我們知道，「三千大千世界」是由一個小世界構成的，即是他的基本單位先是小世界，是嗎？然後一千個小單位我們叫做「小千世界」，然後以這個作為單位，一千個這樣的單位叫做「中千世界」，然後一千個這樣的「中千世界」我們叫做「大千世界」，所以大千世界其實就是三乘以三那樣，三個一千相乘，（1000x1000x1000），所以叫做「三千大千世界」，實際上即是「大千世界」，但是大千世界由於是由這個小世界構成，而一個小世界就由一個六道，欲界的六道，以及一路去到所謂梵天這個為止，就是叫做「小世界」，這一個小世界就屬於一個太陽、一個月亮所照臨的地方，大概就這樣分小世界，然後再構成那個所謂「三千大千世界」，就是如來的「化區」，既然是如來的化區，所以這些就是「如來（的）四眾」了，「四眾」就是這樣。而這個四眾是根據一個小世界去劃分的，然後再構成「小千世界」、「中千世界」以及「大千世界」，這整個就是如來教化的區域，所以這裏講「如來四眾」就是這樣，去到梵天為止。

這個就是所謂「八眾」了，如來八眾。第七就是「〔依三處轉世法差別〕」。這個「世法」就是指八種、八種世間法，而世間法在三個地方是會出現的，這樣就叫做「於三世（處）轉」，他說，「又於世間三處轉時，（就）恒常世間八法所觸」，我們經常都會受到這「八法」所影響的，第一、第一處、三處裡面的第一處就，「樂欲處」，「樂欲處」就是我們希望追求的地方，第二就是「功用處」；「功用處」就是我們做事，或者我們做事有一些表現、有成就、有貢獻的地方，就叫做「功用處」。「功用」即是效用的意思。「眾緣處」就是因緣和合所形成的際遇、經驗的地方，首先就在「樂欲處」，「樂欲處」就會出現什麼呢？「樂欲處」即是你鍾意的東西，你滿意的東西，在這些地方「或觸於利，或觸非利」，「利」即是對你有利益

的；「非利」是對你有損害的，「樂欲處」即是譬如你求財富的地方，譬如投資，投資得利或者是投資失利，是不是有利害？這些就叫做在你的「樂欲處」，你鍾意追求的地方，有時會得到利益，有時會得到損害，得到利益的時候，你就很開心，從心所願，或者滿足你的欲望，「非利」就是與你的欲望違背的時候，就會出現「非利」了。這樣你的心理上就會有不開心的情況，「非利」。

我們世人就經常在這些地方，每日都接觸這些「利」與「非利」，得失之間常常就是被這些東西侵害我們，侵損我們的內心。第二就在「於功用處轉時」，「功用處」即是我們做事的地方，做事情或者有表現的地方，當我們做一件事之後，它的結果有時就會合乎一些人的心意的，有些是不順別人的心意的，每一件事都是，總有人鍾意；總有人不鍾意的，所以我們的政府任何政策都是有人批評有人贊成的，那些能夠得到利益的人就贊成，對他沒有益，甚至乎對他有影響的就不贊成，所以我們在「功用處轉」，有時會符合他人，叫做「稱他（人）意」，稱他們的心意，符合他們的心意，或者是「不稱意」，「不稱」他們的心意，「不稱」他們心意的時候，他們就會出現批評，「於背面位」，「背面位」即是不是在你面前，就會「觸於毀（與）譽」，背後批評你、指責你，或者如果你做的事情是合乎他的心意，他就會在後面讚美你，或者在「現前位」，在你面前，會「觸於稱（與）譏」，「稱」即是讚許你；稱讚你；「譏」就是會嘲笑你，或者是諷刺你、批評你。

我們每做一件事情，都一定會有被人批評的時候，又有人讚、讚賞你；批評你的時候，這些也是常常影響著我們的心理。我們做事情就常常都面對這些事情，面對批評或者面對讚譽。第三就是於「於眾緣處轉時」，「轉」即是生起的時候，「或由先世」，「先世」即是過去世，「或由現法」，「現法」即是現在世，「先世」就是過去世或者現在世的種種「苦樂（的）眾緣」，即是有些緣引生快樂；有些緣引生痛苦，所以我們的內心都會感受到那些苦樂的不同狀況。而「先世」的眾緣大部分是講我們的業因，我們的善業或惡業的因，現法亦然，主要是與業因是最大關連的。這些就是講我們的日常際遇，際遇有時是順緣的，我們就比較快樂一些，逆緣多的時候，我們的感覺就會比較多逼迫痛苦，這就是在「眾緣處」了。大家看看這個所謂「利、

非利」，或者「害」，「利、害、毀、譽、稱、譏（以及）苦、樂」，是不是八種？這八種就是我們一般講的「八風」，「八風」經常吹襲我們，吹襲我們的內心，我們的心經常起伏不定，時喜時哀，就是受這個八風的影響，所以如果我們能夠看化這「八風」，或者能夠超越這八方面，我們就能夠處於一個比較平靜的心態之中，意思即是不要介意太多這些東西，利害、得失、毀譽這些，不要太介意，能夠超越這些世俗的觀點，這樣就叫做「八風吹不動」，即是不會動搖你的心，擾亂你的心，我們經常苦樂；浮沉在苦樂之中，就是受這「八風」的影響，這就是所謂「八種世法」，世俗人的表現、反應，就令我們經常在苦樂浮沉之中。

第八就是，這部分比較難一些，因為它涉及到所謂「八勝解」、「八解脫」這些，這些就要之前如果讀過<三摩呬多地> (samāhita-bhūmi) 的同學就會容易一些，因為已經讀過「八解脫」、「八勝解」了。如果未讀過，這裡就會困難一些。在佛經裡就涉及到那些聖者，或者是如來，他們的特殊的能力，超越的能力大部分都會引起這幾種，即這是專有名詞來的：「八解脫」、「八勝處」，還有「十遍處」，這三種基本上都是一系列的禪定功夫，而這種禪定功夫會引發什麼？「引通」，「引通」即是（引發）神通，神通、自在、智慧這些，所以他說，這些「諸解脫」，「諸解脫」有種種的不同。至於「解脫」是什麼呢？「解脫」一方面是指我們離開我們的執著，或者是我們貪戀的一些東西，這個叫做「解脫」，另一種解脫就是涉及到神通方面的，神通變化方面，它會令你能夠消除種種神通變化上的障礙，這樣即是你可以隨意變化的意思，這個解脫就有兩種意思的。

一個是在神通變化之中，你不會再有障礙了，你就解脫了「變化」的障，另外就是你解脫了對「貪」方面的那些煩惱障，所以有兩個意思的。一個是在精神方面；精神修養方面；一個是在神通力的方面。這裏就提出這個所謂「八勝解」，八種「勝解」，「勝解」就是殊勝的一種，這個「解」是智慧來的；一種智慧的表現。而這種智慧是一個很強的觀想能力，所以我們叫做「解」，所以佛教的「解」字你要看看是什麼意思，就在哪一種語言脈絡上，它是講什麼意思，有時是講一般我們理解，一般清楚明白的理解就叫做「勝解」，但是有時的「解」是一個很高級的智慧的能力，

譬如「四無礙解」就是一個很強的能力。是嗎？第九地菩薩或者以上才有的，那種是指智慧。因為這個「八勝解」是在定中所引發，所以這個「解」是指定中那種很強的觀想力，能夠轉化他所觀的東西，所以他對這個所觀的境能夠有很強的觀察力之外，還有一種能夠改變它的能力、克制它的能力，所以這個「勝」，這個「勝解」就是一種能力，去轉變那個所見的境象，所以它與神通有關，神通就是轉變景象，轉變景象的力量。所以這是在定、定力方面、禪定方面所發出的一種很強的力量，所以這些什麼「解」就要看是哪方面了。

它是哪方面的程度講所謂解的意思，有些是普通的、一般的，有些是很高的，有些是與定有關；有些是與智慧有關的。這樣，這種「八勝解，能引不還」，「不還」就是講不還果的聖人，以及「阿羅漢諸聖（的）神通」，即是這些神通力就不是，我們剛才不是講八種聖人嗎？八種「補特伽羅」，「四向、四果」那八種，那八種聖者只有「不還果」以及「阿羅漢果」的聖者才有這種「八勝解」的，即是那些初級的聖者是未有的，所以可見，它是屬於高級的禪定，即是第三果的聖人開始才有。「及最勝住」，「最勝住」就是這個指一種很殊勝、很安樂的無漏的三昧或者定，而在這個定之中，最高的就是滅盡定，這個「滅盡定」就是在心識裡面、明顯心識裏面不再活動的情況之下就叫做「滅盡定」，同樣地，滅盡定也是三果聖人或者以上才有的，因為這是很高的聖者所有的定，所以是屬於無漏定。

這即是說，這裏講及到，第一的這個「八勝解」會引發神通，是嗎？另外，這些「勝解」能夠在一個最高的定裡面去住，這個「最勝住」就是指滅盡定。這個「八勝解」因為與「八解脫」有很密切的關連，所以大家就要看看這個，首先它就講這個，這裏因為涉及到「八解脫」一起來講，所以也不完全是「八勝解」，它也是先從這個「八解脫」開始講，因為一般他們修的程序就是先修「八解脫」，跟住就修「八勝處」；然後就再修這個「十遍處」，這樣連貫去修，這裏八種「勝解」的第一種，就叫做「未伏內色想，外無染污色勝解」，這個謂之第一。這個「勝解」其實實際上就是「八解脫」的第一個，第一個方面。「未伏內色想」就是說，在那個「色想」，即是與物質境象有關的，有分內外的，如果是屬於外，就是說我們這個眼根以外的東西

就屬於叫做「外色」，其他的叫做叫做「內色」的，「內色」即是身體以內，「外色」就是身體以外。這樣，如果是「未伏內色想」，這樣他那個「內色」的貪著或者愛味的情況就還仍然存在的，就叫做「未伏內色想」，這樣即是說，他未離色境界象執著，所以叫做「未伏內色想」。

但是對於外色方面，即是身體以外的那些境界、物質的境界，就不會再有「染污色」，「染污色」即是不會有那種貪著，愛味、貪著的情況，甚至乎起我慢，驕慢這些，都有關的，因為色界、色界的物質是好過欲界物質很多的，所以色界眾生的其中一種煩惱就叫做「慢」，「慢」就因為他們會有對比、歧視欲界的眾生，因為欲界眾生的色與他們相差太遠了，他們修到這種色界定的時候，他們一方面就會貪戀色，因為那些色境很靚，第二就會有慢，他會歧視低過色境界的那些眾生的。

但是他現在沒有這方面，即是「外色」方面他沒有染污的想。這個就是第一、第一方面的「勝解」。這方面的「勝解」就超越了外色的染污方面，它是屬於「八解脫」的第一種解脫來的，「八解脫」的第一個方面。第二就是「已伏內色想」，即剛才就是「未伏」，現在已經能夠將這個「內色想」都超越了，當他能夠超越「內色想」的時候，就意味著他已經能夠可以超越色界的境界，因此這個是屬於無色界定，他有能力可以入無色界定，凡是能入無色界定，表示他能夠超越色界的束縛，超越色界的貪著，這就是第二方面的解脫，或者叫做第二方面的「勝解」。第三方面就叫做淨不淨非二，色第一捨勝解。

這個是第三種「勝解」來的，「淨（與）不淨」，即是清淨與不清淨的物質上，這兩種是「非二」，「非二」即是沒有分別，就叫做「非二」，由於他不執住染污，以及一些靚的色與不靚的色，這種不執著的狀況是超越的狀況，我們就叫它做第一捨，在物質方面是屬於一種最高的「捨離」的狀況，或者平等的狀況，「淨色、不淨色」都是平等的，這種「勝解」就很難得，因為一般都是會取「淨色」，捨棄「不淨色」的，但是去到一個超越的狀況，就「淨（與）不淨」都不作分別了，無分別的，在這種無分別的情況之下，平等地對待，由於能夠平等地對待這些「淨色不淨色」，

他就不會像以前那樣，介意這些不好的色我就要厭捨，好的色我就要追求，他就不會再這樣了。所以他就轉化了對色、色像的那種束縛，對內心的束縛，然後由於這種改變，他對於物質相就有一種無礙自在了，即不會再被它影響，這種就是無礙自在的情況，如果這種「平等一味無礙」的狀況，因此他對物質相有一種改變的力量，這個就是第一捨的「勝解」，是屬於第三種的解脫。

而這種解脫大家記不記得它的名稱？有沒有人記得第三種解脫？聽眾：三解脫門。講者：不是三解脫門，現在不是講三解脫門，現在講「八解脫」，聽眾：捨念清淨。講者：不是！不是捨念清淨，捨念清淨是第四禪，第三的解脫，「八解脫」裏面的第三解脫，這個（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）很難記，因為太長、太複雜，這麼多名詞很難記，學很久都不會記得這個名詞的。因為太複雜，聽眾：但是有印象。講者：有印象，是嗎？「八解脫」裏面的其中一個，其實已經講過了，不過肯定是不記得，因為這個名詞太長。聽眾：記了後來又不記得。聽眾：一講就明。講者：是！現在是之前的物質相，現在連「淨色」都可以解脫，是嗎？即是清淨、好的物質你都能夠超越，所以你不再貪著、不再執住，這樣就叫做「解脫」了，而在這個解脫裡面，「身作證」，這個「身」其實都是一種智慧的表現來的，但它是由身體體驗的，即是由內身體驗這種超越「淨、不淨色」的情況，所以叫做「身作證」，身體不會再被「淨、不淨色」所影響，「具足住」就是如果能夠，如果是「具足」，凡是具足就表示他入這個根本定，在根本定裡面所出現的體證來的，所以一定不會是近分定那些，是根本定，所以在根本定裡面，我們知道根本就會定慧比較平等的狀況、平均的狀況，平衡的狀況，根本定，每一個根本定都比較平衡的。

至於這個「住」就是你能夠「入」這個定、「出」這個定，以及你鍾意「住」多久都可以，很自如、很能夠控制的，你這個就叫做「具足住」。如果你做到這個功夫就可以稱為「具足住」了，這樣你就成就這種解脫。但是這個解脫最主要的性質，就是你能夠「捨」，做到這個「捨」，這個「捨」就是解脫的一個其中的含義，是嗎？就是「第一捨」，或者「最勝捨」，以後那些物質就不會再影響你了，你不會受它的束縛了，這個就是第三解脫。「八解脫」裏面第三解脫的「淨解脫身作證第一住

（具足住）」，這個主要是那些「勝智」所證的境界來的，所以是作證、那些聖者作證的境界。是一些很高級的禪定，佛教很高級的禪定其中的一種含義、或者內容。這裏又有三種解脫講過了，是嗎？跟住就去到，他說「此三解脫」，即是前面所講的三方面，「於一切色」，即是一切物質境象，「得自在故」，完全自在的，所以叫做「解脫」，「便能引發諸聖神通」，因為這樣，神通怎樣能夠獲得呢？就在「色法」方面得到自在，「謂諸神通」，而這些神通，因為是一種很高級的定，是那些無漏聖者才能入到的定，所以它是「不與一切異生共有」的，凡夫所入的那些很高的禪定，如果不是無漏定就不是這種「聖神通」，是聖者所擁有的神通，而不是修禪定很了不起的那些凡夫，「異生」即是凡夫，不是與他們共同那種神通的境界，他們這種神通是於色法很自在的，是超越解脫的自在神通。

這裏指出了聖者與凡夫的不同。三解脫之後，跟住因為已經是超越「色」，就是入那些無色定了，就是「空無邊勝解」，入「空無邊處」一定就是超越那些色界，對色界的種種相、種種的所緣境都能夠超越。然後跟住到這個「識無邊勝解」，而「識無邊勝解」將來是引發很多功德的，殊勝的聖者的功德、如來的功德或者是那些羅漢的功德是由「識無邊勝解」，而通過這個「識」的無礙的一種力量而出現這些功德。「無所有處勝解」都是與這些功德有關連的。「非想非非想處」這個「勝解」就在一個定的方面來講，就不是引發功德、神通方面，而是在一個很微細的定，因為這種定是很特別的，是最微細、最安穩的定，但是智慧不夠，但是在定之中他是很舒服的，在一種很安定、很舒服、很微妙的一種定裡面，對這種微妙定都有個「勝解」。

如果再進一步就是「微微任運心勝解」，「微微」就是那些明顯的了別的认识沒有了，只是一路將那些明顯的認識力一路將它掃除，一路令他的心漸漸、漸漸好像一種停頓的狀況，所以前六識那種明顯的了別力就暫停，那時候我們就稱之為入「滅盡定」，就是心識完全停止，但實際上不是完全停止，他有「阿賴耶識」(ālaya-vijñāna)與「末那識」(manas-vijñāna)在裏面仍然運作，但是因為那些是潛意識，潛意識一般人都意識不到，所以不覺察有這種心識的活動，但是我們平時見到的那些視覺活動、聽覺活動等等就全部停了，聽不到外界的聲音等等的東西，所以很多時，而且這個

滅盡定就沒有呼吸的，既沒有呼吸，也沒有心識的明顯活動，所以很多時會被人誤解為是一個死人，但實際上他不是死，因為身體還是暖的，還是有暖氣，還有他的「根」幾天甚至有一段時間都不會壞的，所以不是一個屍體，屍體幾日就已經變壞了，但他不會的，所以這種就是入滅盡定的特徵來的。

這個我們叫做「微微任運心」，「任運」即是自然而然，自然而然微微地去活動，是那些潛意識在活動，明顯意識沒有活動的，這種就叫做「微微任運心勝解」，即是滅盡定，滅盡定都是「八解脫」之一。所以合起來，這個「三解脫」加上五種「勝解」，即是這五種解脫，合起來即是「八解脫」。「此五勝解，次第善修治故」，「次第」即是逐個逐個修，你由第一個解脫修起，因為沒有第一個解脫，何來第三個解脫？是嗎？所以一定要跟程序，第一個你已經修得，「善修治」即是你已經能夠很好地體會了，以及怎樣去入、出去搞定後，跟著就修第二個解脫。

然後最後就「能引想受滅等至最勝住」了，「想受滅」就是指滅盡定，想心所、受心所這些力量都沒有的，既然沒有取像的活動，就沒有明顯的認識力，「等至」就是一個禪定的名，這是在八種等至裡面最高級的等至，叫做「最勝住」，不是！應該第九個等至（應是第八個等至），等至裡面最高，「最勝住」即是最高，四禪八定就是八個等至，再加這個第九的滅盡定，就是第九等至，「等至」就是第九等至是最勝的、最殊勝的住。所以其實這一段就是講「八勝解」其實即是「八解脫」。聽眾：老師，可不可以將「等至」與「等持」的關係講一講，等至是禪定；等持是……講者：等持就是將你的心保持在一個對象，就叫做等持（samādhi），所以他是一個簡單講就是心住一境，或者心住一趣，總之你的心保持在一個對象之上，而沒有散亂的，就叫做「等持」，這個就是 samādhi 這個字，平等持心，「平等持心」就是將你前念、後念都是對著這個境就叫做「平等」，另外這個 sam 就表示你是將你的心念全部集中這裏，對向這裏、綜合在那裏，而這個只是強調集中而已，集中、對向這種東西，而這個就是一個「持」的意思了，即是 hold 住的意思，hold 你的心對著這個境，即 samādhi。但是等至，samāpatti 這個字，就是由這種心將它能夠統合起來，集合起來的那種心念，由這種力來到這個、來到這種定的境界，這樣就叫做「等至」，

即是通過這種，達到這種定慧平等的這種境界，這個就叫做等至，凡是講到「等至」一定是指根本定，一定是這一種，「等持」可以是「九住心」也可以的；「近分定」亦可以。

甚至乎散心都可以的，「散心」即是譬如有些人做研究；尤其是科學研究，無論其他研究，他很專心，很專心都可以心住一境的，都可以叫做「等持」的，所以這些是散心、定心都有的東西。但是這些一定是定心的，「等至」就一定是定心，由這個心的平等、平衡的狀況來到這種的、好像是根本定這些，定慧平衡的情況，主要就是講八個「等至」，即是四禪八定，四禪裡面的八種根本定，再加上滅盡定就是九個「等至」。

這些名詞最好就經常記住，因為是常常出現的，這樣就比較上會分別到它們的意思，如果不是，大家都是稱為「定」就不能分清它們不同的地方。聽眾：即是「等持」就不一定是根本定；「等至」就一定是根本定？講者：對了！沒錯！「等持」的範圍比較闊一些。好了，另外「八解脫」之後就去到「八勝處」了，「八勝處」大家也是讀過了，這個「八勝處」也是八方面的「勝解」。又是對物質方面；特別在顏色方面，物質與顏色方面的「勝解」。「八勝處」這個就是在所緣境方面，對它有很強烈的觀察，以及能夠制伏它，能夠有力量制伏那些所緣境，所以這個叫做「八勝處」。這裏就說，「又若觀諸色」，這些「八解脫」、「八勝處」都是要就「觀諸色」的，「若如所觀於初三解脫中而修習者」，「初三解脫中」，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三種「八解脫」的首三種，在這個「八勝處」裡面，它都是有這個程序要觀的，即是觀這個，不過就會將首兩個解脫分出四方面去觀，即是再深入一些去觀的。

所以初三解脫即是前面的「八解脫」的首三個解脫，在這個「八勝處」來講，就是屬於「方便道」，「方便道」就是你要進行另一種修習之前，你有一些之前已經做得很好了，已經做了一個開首的預備功夫，準備功夫等等就叫做「方便道」，然後作為一個方法的一種訓練之後，你就會再進入另一個更高境界的那種修煉，如是前面對後面的那個就叫做「方便道」，可以嗎？就好像譬如「九住心」那樣，都是「方便

道」來的，都是你入「等至」之前的「方便道」來的，因為這裏沒有寫那個「八勝處」，我想應該要寫給大家，因為擔心你們可能關連不到，有沒有人記得「八勝處」？也是很長，很難記，我都不是很記得，首先就是，它是先「內有色想」，聽眾：「內有色想」？講者：對了，一個「內」然後一個「外」，第一個內外的分別，內還有「色想」，「色想」即是還有一些「色」的執著，然後在外的方面，他就觀這個「色少勝處」，「色少」就是首先在對這個物質方面的觀察，就不要一開始就觀太大的範圍，觀比較細的範圍，少的範圍就是物質方面可以看眾生方面，有情、有情方面的物質，有情的量，與器世界的量相對來講是少一些的，所以就是在一個有限的範圍之中先觀，或者先觀欲界或者色界等等的東西，第一個「勝處」。

第二個「勝處」都一樣是「內有色想」，但「外」的方面就多了一個「多」，即是「內有色想外觀色多的勝處」，分不分得到？但要記得，這些是屬於「有色想」，這個都是「有色想」，「有色想」就是他未還未調伏到這個「色想」的。然後第三就是與它不同，「內無色想」，（「觀外色少」）然後這個也是一樣（「內無色想」），這裏變成了「多」（「觀外色多」），主要是這兩個不同，但是與前面的分別是什麼？現在是「內無色想」，即是已經克服了內心對色的執著，然後第五、六、七、八都是「內無色想」，都是一樣的，即是過了這兩個階段之後，全部都是「內無色想」，即是已經超越了，但是這個就是全部「內無色想」，這個應該調一調，這個是「觀外」，這裡「觀外色少」；「觀外色多」，看不看到他們兩邊的不同？即是這四個，這四個的不同，是不是剛剛……首先第一與第二的不同就是，大家都是一樣，「內有色想」，只不過是這兩個不同，這個第三與第四就大家都「內無色想」，也只是這個「少」、「多」的不同，但是這個與這個有什麼不同？這個是「無色想」，這個是「有色想」，三、四與一、二的不同就在這裡，跟著就是「內無色想外觀色青」，這種，這些名詞，然後青、黃、赤、白，這幾個觀什麼？觀那些「顯色」，即是構成顏色的那些最基本的，那些色相，什麼顏色的組合都來自這幾個了，這幾個色。

這樣，他對這些顯色很清楚，這個就是形式，觀形色那些，那些形色、表色的方

面，這個就主要觀顯色那些，所以在佛教的物質的分類，凡是屬於物質，或是「形色」；抑或是「表色」；抑或是「顯色」那些，已經全部包括了，所以這裡就觀所有「色」的情況。但是因為這些很長，大家比較難記一些，你記得首兩個是這樣，後兩個是這樣的關係，後面這些全部主要是「內無色」，不過他們所觀的東西不同，那個所緣境不同。好了，我們知道這八個之後，我們再對照這裏，因為這樣才可以對到的，如果你不記得那些名詞就很難去講了。

由於「八勝處」是要「觀諸色」，「外觀諸色」，是嗎？「外觀諸色」的時候，「觀諸色」是首三個解脫裡面，其實首兩個，這兩個是第一個解脫，「八解脫」裏面的第一個解脫，三、四就是「八解脫」的第二個解脫來的，即是將它再分拆出來的，因為我們剛才看到這個，看不看到這裡第一是講什麼呢？「未伏內色想」，是嗎？這樣即是「內有色想」了，第二個是什麼？「已伏內色想」，「已伏內色想」即是「內無色想」的情況；所以我們只是看看「觀諸色」那裡，「若如所觀於初三解脫中而修習者」，這個「修」大致上與三解脫的修法差不多，因為只是再分拆而已，但是前面的「三解脫」是一個方便道，即是前面修到這樣，跟著後面的「八勝處」就很容易了，很容易修了。

它是這個「三解脫方便道所攝三勝處也」。不過「三解脫」，即是首三個解脫、「八解脫」首三個解脫，他這裏講只是「三勝處」可能不知有沒有問題，因為這裏不止「三勝處」的，是八個「勝處」的是嗎？所以這裏不知會不會是「三勝處」的「三」字有問題，照理應該是包攝了「八勝處」在裡面，但是這講「三勝處」，但如果是「三勝處」，我們看不到有哪「三勝處」可以與它對應的，即完全可以對應，照理應該是「八勝處」比較正確一些，因為第一個解脫就已經是開首兩個，「八勝處」的首兩個；第二個解脫，「八解脫」的第二個解脫，就等於是第三、第四，然後第三個「淨不淨色身證具足住」那個，就包攝了淨色不淨色，所以後面第五至第八那個，照理應該全部包含了，所以前面三個解脫照理已經包含著八個「勝處」的，這個大家先存疑，如果不是，我們不能夠對到首三個，其中三個勝處，不大能對應到，什麼？什麼表？聽眾：八勝處、八解脫的表，會不會可以參考？這裡會不會就是第三個解

脫？這裡會不會就是第三個解脫？然後加上這個總共就是「八解脫」，會不會是這樣？講者：不是，這個「八解脫」，這裡只是講三種「勝處」而已，這裏「空無邊處」這些不是青、黃、赤、白那些來的，聽眾：這個是什麼？會不會就是第三個？是呀！這個是「淨解脫身」就包括這個「勝處」，四種「勝處」都在這裏的，聽眾：是呀！是呀！講者：是呀！怎會得三個「勝處」？這裡應該八個「勝處」嘛！聽眾：都是有個..講者：即是你三個解脫應該對應所有的八個「勝處」，但是你對不到，只得三個「勝處」，是嗎？你那個表都一樣是看不到。

所以這裏有個存疑，我們讀經典都不是100%可以準確的，因為經文抄寫了這麼久，抄得多就可以寫錯，還是有什麼問題，我們不知道的，但是我們如果照它這樣的排列去分，就應該是包括「八勝處」，就不應該只是三個「勝處」，如果只是攝三個「勝處」，就不大看到只是攝哪三個「勝處」的攝法。「此中」，即是我們這樣知道它們之間的差別之後，「觀外諸色」的時候，「觀外諸色」，所謂「(1)若小若大」，這個「小、大」就是指那個範圍方面，首先觀小，然後才觀大，所謂「多」即是大，「若小若多」，小的範圍你搞定了，跟著你就擴大那個範圍，一路令到你所有東西都能夠令你超脫，「(2)若好若惡」就是有些色好；有些色不好，就譬如「淨不淨色」這些就是「好惡」。

「(3)劣（與）勝」一般在三界來講，它們的劃分是這樣的，物質相在欲界是「劣」的，在色界是屬於「勝」的，所以是上界與下界之分，上界是殊勝的；下界是屬於低劣的，這個就是無論物質的範圍；它們的性質的那些劃分，然後就分得出這個，我們怎樣外觀諸色那些，「觀外諸色」其實是小大、好惡、劣勝來觀，那樣。至於「若劣若勝者」，他說，「謂觀非三摩地所行現所得色」。

這裏還有一個對比，這裏就是說，如果我們觀這些色的時候，怎樣謂之「好」，有些謂之「不好」呢？一般在經典解，就解欲界、色界的分別，這裏他另外再有一個解法就是說，我們如果是「觀非三摩地」，「非三摩地」即你不是在禪定裏面觀這些物質，而是通過聞思，即是你聽回來，以及你思惟中對這些物質的一種理解，這種就

屬於叫做「觀非三摩地」，「三摩地」就是我剛才解過的那個 samādhi，那個等持，你不是在等持這種定的狀況之中去觀的，那時候你在你腦海中出現的那些色，所得的色、「現所得色」，這個就屬於叫做「劣」，即是這種物質，你在腦海中都會構想到一些物質相的，但是這就不是一種「殊勝相」，是屬於叫做「劣」的相。

但是如果「由緣三摩地」，如果你是透過「三摩地」，這個「緣」要看什麼情況，這個「緣」是由這個作為條件，由這個三摩地所行，即是三摩地裏面去進行，或者去活動的時候再加上作意，「作意」即是你的心在定中觀照，或者構想的時候，就是「不種種現前」，「不種種現前」即是你所對向的那個對象，就會比較統一以及深細，你就不會多方面的，你只是會對應一個境象，在你的定中是仔細地去觀察，所以那個「心」就不會在「非三摩地」那種情況，有時想這些；有時想那些，它會出現很多的色相。

但是在「三摩地」裡面就「不種種（相）現前」，就是主要對向某一方面的色，深入去看，所以這個比較上來講，你聞思所見的那種境與你修所成慧所見的境是不同的，不同之中就分開「劣」與「勝」了，所以「劣」與「勝」就有兩個解法，一個是講存在境界上有「劣」與「勝」之分；一個是定中與非定中境界所見的相，而分出這個所謂「勝」與「劣」了。同時，如果是「於三摩地所行中」，「三摩地所行」，即是你在進行這個禪定裡面，這樣，「奢摩他行名知；毘鉢舍那行名見」，「奢摩他」（śamatha）就是心定下來，靜止下來，對向一境，「毘鉢舍那」（vipaśyanā）就不是，當你很定的時候，你開始對那個對象就進行各方各面的觀察了，多方面深入的了解，由於在這種「三摩地所（進）行」的「奢摩他」、「毘鉢舍那」，所以我們稱之為「勝知、勝見」，這種「見」不是我們普通的知見，而是叫做「勝知、勝見」，都是一種深入的體會，是定中所得的一種色境，而這種色境我們可以叫它做「定所得色」或者定的「定果色」，是修禪定而達到一種效果的物像來的，不過它是在你心中，如果它不只是在你心中出現，甚至其他人都感受到這種的時候，這種「定果色」就更加強大，就表示神通的方面，其他人都感知到的，普通的「勝知、勝見」是你自己在定中體現而已，但是如果能夠擴及到定中以外的情況，那個就已經出現真實神通

的情形了。所以在這些地方修「八勝處」，「八勝處」的這些止與觀，我們就叫做「勝知、勝見」，「如於三摩地所行」，即是三摩地所進行的活動，「若知、若見」，即無論是「勝知、勝見」，「勝知」即「奢摩他」；「勝見」就是「毘鉢舍那」，即無論是止或者觀，「如於彼色已尋思、已了別」，對於那些色，即是之前還有經過的聞思階段，對它種種的沉思、了解，以及對它種種的分析了別，在定中都是要進行這些的，不過是再深微一些的尋思。

「如是於外所想」，「外所想」即不是在三摩地裡面，「外所想非三摩地所行中，觀諸色亦爾」，這樣他一樣要進行這些「尋思、了別」。即是當你學習了這些道理之後，你都會在你的心裏面去思考這些問題，思考這些東西的，都會進行「尋思（與）了別」。但是如果你在定中、止觀的狀況之中去理解，這個就是勝知、勝見。這個就是殊勝些的，「非三摩地」那個就沒有那麼殊勝，屬於叫做「劣觀」，一種是「劣觀」；一種是「勝觀」那樣。

這樣，這個「勝知」或者「勝見、勝觀」就明明了了，那個「觀」是清清楚楚；明明了了的。但是「奢摩他」是怎樣？是很靜、很靜的，那個心很靜、很靜地去觀察住這些東西。即是說你 hold 住那個境，然後當 hold 實之後，你就對它進行很深細的觀察，所以一定要止觀的運用，止觀的綜合、綜合作用，就會達到這種所謂「勝知、勝見」了。

這樣，之後又會得到「勝解」，以及對這些有「勝處」，聽眾：老師，「勝知、勝見」與「定果色」有沒有相關關係？講者：當然有關係！因為定果色一定在「奢摩他」、「毘鉢舍那」裡出現的，定果色。聽眾：什麼情況之下出現「定果色」？講者：你定中，你去到一個你修觀出現你想見的效果就叫做「定果色」，那個是物質相來的，聽眾：即是由心變出來？講者：這個「定果色」，因為色是一個物質，物質相來的，譬如你在定中觀佛像，佛像不是一個「色」？佛的色相，是嗎？譬如你觀阿彌陀佛，見到阿彌陀佛整個境象在你的定中，定心裡出現的時候，這個就是屬於「定果色」了，修定的結果嘛！但它是一種物質境象，很多定都有很多物質境象的，我們就

叫那些做「定果色」，而這些境象如果再擴及到外面，即是定心以外的時候，其他人都感受到的時候，它就屬於神通的力量了，因為「定果色」是分層次的，初級層次只是自己體驗到而已。聽眾：什麼都看到了。講者：高級層次就能夠「五餅二魚」都可以搞到了，那些人可以受用了，點石成金都可以了！這個「定果色」就超出了定中的範圍，其他人都可以受用到或者體驗到，那個就是高級的「定果色」。

但是你要這樣高的「定果色」，你就要有「勝處、勝解」這些了！你要能夠「勝伏所緣」，「勝處」最主要就是「勝伏所緣」，對於所緣境象，所緣的那些基本上是涉及物質的境象，你全部能夠有一種很強烈的、可以克服它、制伏它那樣，這即是說，你可以改變它，表示你可以改變它、轉變它，所以跟住就有「轉變自在」，如果你不能夠「勝伏所緣」，你是沒辦法轉變自在的，所以它引發神通就是這樣了。聽眾：這個與將來的「轉識」有無關係？轉變自在的時候「轉識」？講者：你指「轉識成智」的「轉識」？還是指這個「色」？你指的是哪一個「色」？心識的「識」還是物質的「色」？聽眾：兩方面都看看，是否心識的「識」做不到？講者：這個？現在我們這個概念，是講定中出現的「色」，但是如果你定中能夠出現這個色，因為是通過這個知見，所以其實是由心的力所影響出來的，但是當出現了這個境象之後，我們就叫這個境做「定果色」，是強調所緣與物質方面。

實際上它出現的，就是我們剛才教的「勝知、勝見」，你在「奢摩他」、「毘鉢舍那」裡面造的、引發出來的，你自己構想出來的，是嗎？所以當你構想到很深入的時候，它就出現這樣的境象，在這境象之上你賦予這個名稱，但是實際上，它是由心引發出來的。其實你先鍛鍊了你的心，這個就應該會鍛煉到了。

這是屬於高級禪定的修習，對大家來講現在是比較深一些，不過你知道修定將來會出現這些情況，即是慢慢會出現這些與「心解脫」與「物質解脫」有關的東西，聽眾：這種定境登地了？可不可以登地？講者：這裏就屬於在「不還果」的方面就開始已經可以了，「不還果」一定是登地了，因為是你見道之後的東西來的，但是不還果已經是完全解脫了欲界的煩惱，即是你全部欲界煩惱都沒有了才能夠叫做「不還

果」，不還欲界，但是色界、無色界還是有煩惱的，所以它是登地之後的情況。這樣，屬於「八」的那些法，其實還有很多的，不是只是這麼少，但是大約只是舉出經常見到的「八法」就是這些。

跟住就到第九，「增九法門」，「已說八種佛教所應知處」，與「八法」有關的東西，我們已經講完了，現在就講第九方面，「九」就是講「九結」，「結」這個字就是與煩惱有關的，就是好像有東西綁著我們就謂之叫做「結」，佛經有所謂「九結」這個字，即是九種煩惱，但是這個等講「攝事分」的時候再「廣建立」了，即這裏不講，不過大家要知道有九種「結」或者九種煩惱，將來再詳細去交代這些概念，即是提出一個「九結」的觀念而已，但是裏面的內容就沒有再提。跟住就是講「九種生處」，「九種生處」就是講「受生有情」仍然會受生死，再有生命體的，「受生」即是再生的眾生，輪迴再生的眾生，他說，「於彼彼處同所居止」，「彼彼處」即是在三界不同的地方一起居住，而一起居住之中，是鍾意居住的，這個就叫做九方面的「居處」，這「九居處」就是在三界裡面，除了惡趣、三惡趣是「可厭惡」的地方，其他地方都是屬於眾生鍾意生的地方，所以叫做「九種生處」，這「九種生處」大家要對應上一課，上一課講的「七識住」，上一課不是講了「七識住」，是嗎？「七識住」就是將三方面排除了不講的，第一就是「三惡道」不講，「非想非非想處」也不講，因為不是很清晰也不講，還有就是「無想天」，入「無想天」那些，因為沒有心識活動了，那個「識住」又不明顯，所以「七識住」就排除了這三方面，但是如果講到九種生處，或者九居處，就只是排除惡趣那一點，就要加上去，因為上次「七識住」那裏，再加上這個「非想非非想處」的「識住」，以及「無想天」這個「識住」，這樣合起來就有九種「識住」。

這樣就名相上可多可少，加兩個就變成「九居處」，減兩個就變成「七識住」，甚至乎「七識住」有時再減三個叫做「四識住」都有的，「四識住」也是一個常常見的概念，即是「四識住」、「七識住」，或者這裏講的九居處，九種生處。所以由於九法門不是很多，所以就只是講兩種，當然就不止是兩種，不過這些他會認為歸納了比較常見的那些。聽眾：老師！這個是不是四生九有的那個就有？講者：不是九有。

聽眾：是另外一種？講者：是。「四生九有」那個，那個就不只是特別講這個無想天，所以它又不等同那個「四生九有」。

總之他們要那些概念，這些概念大家已接觸了無數那麼多概念，其實很多概念你會看到，它是就某一種特質去發揮的，這些概念可以涉及很多其他的概念都很類似的，不過就這種特質的時候，他就建立這種概念去講這方面的情況，就譬如你剛才講九有，九有都是九種存在界的，生命的存在界，但它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去分的，現在這裏的九種生處是在「識住」方面去分，即是那些眾生鍾意住，那個識貪著這些地方，他就在這些地方，所以就會排除了「可厭處」是嗎？但是「四生九有」的「九有」就包括了惡趣，是嗎？包括的，沒有排除的，是嗎？所以當他們講這個分析的時候，就視乎他們要側重在哪一個角度，或者哪一點，他們就會建立那些概念，但有很多概念大家是相通的，但相通之中，你要分出他們的不同，譬如「九有」就與這個有些不同，但又有相通的地方，你漸漸就會清楚了，初時會很亂的，但是我想去到「九法」的時候，你就已經識得很多道理了，識得佛學上的很多東西。還有一個十法，我們下一課才講完，講完十法，「內明」就講完了。即是五明裡面的內明的主要部分就講完了。我們今課先講到這裏。

-完-